

97.168

南海文史資料

南海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7

10

南海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南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79111

前 言

本辑刊发的九篇文章，写的都是我县人物，其中有历史的、当今的，本土的、港澳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也有已取得美国籍的，如陈香梅女士。这些人物的事迹，有的已为人们所知晓，但也应估计到，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他们为民族、为家乡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作为南海人，有必要了解和熟悉。基于这点认识，我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他们的事迹。

～编者～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我的生活片断——陈纳德将军与我.....	(美)陈香梅(1)
附录：陈香梅女士从政三十年.....	(美)陈本昌(24)
清朝末年的政治家戴鸿慈.....	傅云若(27)
清末协办大学士法部尚书戴鸿慈.....	谭 标(46)
附录：“五大臣出洋”之一幕 ——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	陈四益(54)
简照南、简玉阶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林全枝(69)
爱国民主人士 著名社会活动家 马万祺先生.....	李常青整理(86)
黄梓林先生事略.....	梁耀能(109)
乐善爱诗之旅港乡贤潘新安先生.....	李玉江(112)

我的生活片断^①

——陈纳德^②将军与我——

(美) 陈香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美国近来流行一种民间舞蹈，称之为方形舞（Square Dance），也可以说是一种团体舞，大家依着音乐的节拍分四人一组，轻重疾徐，旋转跳动。这种舞蹈在乎增进人体发育的平衡，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运动，尤为美国青年男女所爱。我们每次在美国旅行的时候，都有人邀请我们参加方形舞，可是因为陈纳德将军对于这种游戏不感兴趣，因此我虽然跃跃欲试，也只好推说是门外汉，未敢献丑。这种舞在南方尤为盛行，每到周末，到处都是方形舞会。有一天晚上，我们被邀到一个夜总会晚餐，席散出来，餐室隔壁许多人舞兴正浓，跟着音乐的起落，表演方形舞。旁边有许多人在看热闹，有些人一时兴起，临时加入了阵容，好不快活。后

来，舞蹈的指挥者在台上发现了我们，一定要我们参加，被陈将军婉拒了。那人仍不罢休，他说：“你不参加，那么请陈太太和我跳一回可好？”陈将军说：“那你问我的太太吧。”我本来也是深好此道的，可是陈将军不欢喜我和别人跳舞，我是知道的，因此我对那人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今天都很累，下次再请教吧。”

当时站在我们旁边的是美国南方最大的广播电台的主人和太太，他的太太和我可称莫逆，她见我如此回答后点头称善，并说：“你做得很好，要知道你和年龄较大的人结婚时，你要牺牲许多年轻人的享乐。不过你所得到的爱情比别人都多。”她这话真是经验之谈，因为她的丈夫年纪也比她大二十多岁，而在我看来，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

我和陈将军议婚时，我的父母亲曾表示反对，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两人的年龄相差太远了，第二个理由才是因为陈将军是外国人。说到这两点，我想先把我的家世作个简单的说明。

我的先人原籍是福建，至曾祖父时即迁入粤之南海。祖父晓云公是个秀才，但未与官府发生任何关系，却弃学从商，得有所获，家居广州。而祖父则因营业关系，往来于港粤之间。当时香港刚刚开始有电车，祖父就是电车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当时有许多头脑顽固的人都认为电车是一种怪物，不肯投资。祖父又与友人辈合营招商局，是中国轮船业的鼻祖。可惜在当时人的目光看来，这一切都是古怪的玩意儿，不敢轻易尝试。祖父为了这两项经营，熬费苦心。后来竟因此断送了他的命，实在可惜。

祖母系出名门，是个书香之家的小姐，嫁晓云公时才十

有六岁，相夫教子，俨然大家风范，为乡里所推崇。我还记得三四岁时，祖母即教我读唐诗，第一首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第二首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到了五岁那年，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都已能熟背，这可说是得诸祖母之赐。祖母生有三男一女，长即吾父，因为是长子，因此别号嗣云。二子号英才，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岁即独自北上京都求仕，二十岁才过即任汉口盐务局局长。他生平熟读万卷书，古今著作，名人述论，以至坊间的流行说部，都被他饱览无余。我记得我于孩提之时就爱跑到他的书房里翻书本，那时我只有六七岁。有一天，适值叔叔出去了，我一个人独自走入他的书房，东张西望，不知道挑选哪一本书才好。看见案头上放着《水经注》和《孙中山先生言论集》，翻开来看，竟是莫名其妙，再看看有一个书架上竟放着许多说部，我把《红楼梦》拿下来，先看第一回，不懂；再读第二回也不懂；再读到第十几回，似乎有点意思了；在书房一坐，竟不知天色已晚。叔叔回来，看见我在看《红楼梦》，大为惊奇。他说：“这书你还不会看，明天我买些儿童读物给你。”于是这以后，叔叔每星期日总带我逛书摊，我看书的速率奇快，这可说是由小时习惯使然。到了八九岁时，儿童读物我都已读遍了，而且它们渐渐引不起我的兴趣，而那时我已偷偷地把《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读完，连黛玉的葬花词也会背了，记得那时我只不过六岁多一点。后来我又开始看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十岁时又看《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和书本竟结了解缘。记得那时父亲因我终日埋头在书本里，

曾禁止我看课外读物，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有叔叔袒护着我，父亲也无可奈何。其实父亲自己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他在英伦留学归来之后，曾做过北平英文日报的主笔，后来又在北大当教务长，并教英文于辅仁大学。那时父亲只不过二十多岁，其后因种种关系又转入外交部。自他入了外交部后，我们也跟着他跑了许多地方。

祖父少年得志，三十岁出头在五羊城里已红得发紫，不幸的是后来他又做股票的买卖，起落之间，竟于数日之内宣告破产。祖父生平得意，怎堪此种打击，因此竟萌死念。一个清晨，当祖母还在房里梳洗，他就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自三层楼上坠楼自杀。父亲那时只有十三岁，听见声音，想赶来救援，已经太迟，祖父就这样结束了他那短促的一生，死时只不过三十七岁。

祖父死后，祖母抚育遗孤，熬费苦心，一切值钱的东西和首饰，差不多典卖殆尽。她含辛茹苦，设法使子女饱受教育，因此后来我的父亲得有机会留学英伦，取得博士学位，叔叔也留学美国，这些不能不归功于祖母。

父亲成家后祖母就搬来与我们同住，除了父亲和我们到外国的时候，她仍回祖居居住外，大半时日都与我们盘桓。直至一九三九年，抗战初期，因为各方奔走，老人家受不了劳累，病逝香港，享年五十有七。

我的外祖父母是新派人物。外祖父于二十岁时就随李鸿章出使欧美，外祖母是个美国华侨，嫁了外祖父后才第一次回中国，因此他们两人可说都是饱受欧风美雨的新人物。母亲和父亲是在古巴结婚的，那时外祖父任中国驻古巴公使，母亲出嫁，热闹了整个古巴京城，一时传为美谈。外祖父与

祖父少年即相识，父母亲的婚事是三四岁时即订下来的。母亲生长在外国，据说在欧洲求学时和一位英国贵族很好，遭外祖父母的反对，硬要她到古巴来和父亲结婚。父母之命不可违，因此我父母亲的婚姻可说仍是旧礼教下的婚姻。

他们两人婚后再赴欧洲，后来又美国，我的大姊就是在华盛顿出世的。大姊三岁时，父亲携眷返国，在北平做事，阖家卜居北平的东总布胡同。我是生于北平，长于北平，受教育于北平，这期间虽曾数度离开到外国去，然而，我的童年时代可说大半消磨在这古老的名城，直至抗战前一年才南返到香港。我那时才开始学讲粤语，并先后在香港的法国婴堂书院、真光中学及岭南大学念书，直至香港沦入日人之手才随岭大迁入内地。

我在前面说过，我的父母的婚姻是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因此这不能算是一桩完美的婚姻，虽然父亲并没有外遇，他们两人也从来不吵架，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并不怎样快乐。母亲因为曾受教育于欧美，又曾习画于巴黎，习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她不但能说能读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画得一手好画。母亲的个性是好动的，是富于风趣的，而且带有艺术家的气息。父亲呢，他因为少年失怙，又是长子，是在刻苦中长大的，与母亲那富贵的家世恰成对比，所以父亲的个性是沉静的，是注重实际的，是不苟言笑的。他们两人的个性既是如此水火不相投，因此在我看来，母亲的痛苦是很深的。我记得儿时和母亲同睡一个房间，有时看见母亲独自一人坐在床边落泪。母亲最疼我，我看见母亲哭，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幼小的心灵也感到一阵辛酸。抗战初期，父亲被派到墨西

哥任领事。那时我们已是姐妹六人，母亲因为不想耽搁我们的学业。没有同去，因此父亲独自再度出国，我们和母亲留在香港。

母亲的身体本来不好，为了家事操劳，更感不支，而且她的心境不愉快更是她的致命伤。1938年她在香港因胃病入养和医院治疗，缠绵至1939年，一直病着，群医束手。她入了病院就不再出来，1939年1月17日就与世长辞！那时她不过刚刚四十二岁，大姐未到成年，我还在中学念书，最小的妹妹才五岁，父亲远在外国，竟没有赶来奔丧，一切事情皆由姐姐和我料理。我从那时起就已开始学做人，并且在乱世，在动荡的时代做人，然而对于父亲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能原谅——母亲在弥留时竟不能得到一点最后的温情！

母亲如今已安静地睡在香港的天主教墓园，我常想把她运返美国，因为她来自那儿，又曾在那儿度过她少女时代最快乐的时光，然而陈将军却反对把她移动。他说：“她如今已安息了，我们不应去惊动她。”愿母亲“到死未消兰气息，她生宜护玉精神”吧！

母亲去世一载，父亲即在美国续弦，这影响我们的心理很大。那时我才十六岁，即要负起姐姐兼母亲的责任。同时因为母亲的去世，使我心灵上受了重大打击，于是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与痛楚的悼念中，我成人了，而且因为父亲之续娶，更使我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1942年，我在昆明把几个妹妹送上了飞越驼峰到加尔各答的飞机转程赴美之后，我就一直过着离开家庭独自谋生的日子。因为我知道我这种性格是不能和继母在一起的，而且我已完成了学业，对于自己的独立能力具有信心。

我之所以要在篇中追述我的家世，乃是想使读者们明白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在童年时代、少女时代所受的磨练，因为这些经历对于我和陈将军的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我们两人的“中美姻缘”之所以能持久，我们两人之所以能享受家庭的幸福，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以及我们少年时代的遭遇都有点相似，大家能够互相了解，大家对人生都有相同的观点。

我已说过，我的父亲生长于旧家庭，到了大学时代才放洋留学，因此，父亲是保有旧道德的学者；而我母亲呢，她完全是一个西洋派女子，饱受新思想的陶养，但处于清末民初的新旧交替时代，竟然无法解脱，到底还是服从了旧礼教，和父亲结婚。我当时年纪虽轻，但似乎对于母亲的郁悒已有所领悟，尤其是在母亲死后，更为她那短短的数十年惋惜。因此我想，我一定要活得比母亲更有意义，我一定要为爱而去爱。许多亲友们都说我长得象母亲，然而我知道我没有母亲那样漂亮，不过我有许多性情和她相近，而我那为生活而奋斗的精神则可说是后来在社会上谋生时，从经验中得来的。

陈将军是名门之后，母亲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代南方名将李将军的侄女，父亲是个南方的农户，至陈将军长大后，家道已渐次中落。陈将军入大学时，学费是外祖父供给的，因此他未出社会谋生已先尝到人间的辛酸滋味。同时，当时美国南方的家庭是比北方守旧的，他们那种敬老慈幼的人情，似乎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象的地方。陈将军生长在一个南方的守旧的家庭里，他的母亲也短命早死。少年失恃，对于一个人的日后发展和思想，都有莫大的影响。我们两人常常在

不觉之间谈及各人自己的母亲，都追怀不已，这种心情只有身历者才能互相了解。

陈将军有弟，住在南方的狄萨斯州，现在美国有名的西方联合公司做事，我们曾去探望他，住在他的家里。有一天闲谈之间，他的太太对我说：“哥哥与你结婚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多年来，我们一直担心他的健康，他实在需要一个能够了解他，全心全意爱他的人，这一切我们都在你的身上找到了。几年前我们看见他时，他是世界上最苦闷的人，如今，他完全变了，他好象被幸福和爱包围着，你看他笑得多么自然啊！”

人生真是奇妙莫测，有时还有点难解。我们都是曾经沧海的人，曾经爱而又被爱，又曾伤心地离弃那破碎了的梦，模糊了的憧憬，我们自以为有爱，其实那只是我们的空想，因为我们的心灵上还没有得到安宁和慰藉。过去的爱不是爱，那只是荒唐的、可怕的梦。直到陈将军和我结婚时，我们才象在沙漠上发现了绿洲，我们寻到了真正的自己，也寻到了永恒不灭的深情。

我们未婚以前，陈将军曾有一次大病，那时他在上海过着独居的生活，病起来倍觉凄清。他本来一直患着支气管炎，再加上严重的感冒，热度就一直在华氏一百度以上，不退下来，医治了一个多月才算好了。在他患病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不过我的事情也忙，所以总不能天天去探病。那时为他调理的医生是他的好友，他对我说：“你若想他早点痊愈，你就多来几次吧，人已病到了这个田地，你何苦还使他烦恼呢！”那时我也深感到陈将军的确需要一个能倾心爱护他的人。十余年来，他为事业奔波，虽稍有成就，然而他的内

心实在太寂寞了。陈将军于二十岁时结婚，太太是同乡人，他们婚后感情不太好，太太对于他的志趣似乎不太了解，她不希望他去远的地方，她不希望他向外发展，他只想丈夫在路易斯安那州伴她安静地生活。他们婚后不及一载即发生争吵，太太以回娘家相要挟，这把局面搅得更糟。他们的情感一直没有改进，可是他们已养了几个孩子。为了孩子的幸福，他们不得不维持夫妇的名义，1937年陈将军来华，太太拒绝同行，这最后一着注定了他们离婚的命运。不过为了儿女的前途，他们互相同意在最小的女儿中学毕业后才正式离婚，这就是他们分居数年，直到1945年才正式离婚的缘故。如今他的儿女不但都已长成，而且都结了婚，他们和我们常有往来。旅美时我曾几度在陈将军第一位太太的住所经过，可是始终没有和她会面。据说这位太太如今虔信基督教，已献身宗教事业，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而且最近为了便于替教会服务，已从乡间搬到城里，特地租了靠近教堂的房子住，以便朝夕和神接近。

二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
雨晚来风；
脂胭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
长恨水长东！

李后主： 《相见欢》

1937年，陈将军被邀来华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直到1943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我们才第一次见

面。1941年，陈将军也曾到过香港，他常笑说：“为什么那时我在香港没有遇到你？”我反问道：“你遇到我又怎样？我们相见不相识！”他说：“我若那时遇着你，一定马上向你求婚。”我说：“我一定不会答应，因为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那时爱痴人说梦，我不会爱你的。”我们两人虽是说笑，可是都是真心话。

昆明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战争使我们在这后方的花都相遇，相遇又复相识，相识又复相爱。在那一连串值得追恋的岁月中，我们常常忆念着昆明的月亮与星星，春天，和那许多说不尽使我们快乐的事情。大姊认识陈将军早在我之前，那时她是飞虎队中的女护士，常常参加他们的周末舞会，陈将军知道她有一个妹妹，曾多次对她说：“你也带她来会会面，认识认识。”因为父亲在美国时认识了陈将军，谈及他在中国的女儿，曾托他有机会时去看望她们。不过那时大家都很忙，说过后也就忘记了。我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认识陈将军的，那时只有我一名女记者，因此特别使人注意。会散后，陈将军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姓名，我告诉了他，他大笑说：“原来就是你，你可知道你的父亲还托我照顾你呢？照我看来，你已很会照顾自己。不过，可不要忘记，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告诉我好了。”

在昆明的两三年当中，大家似乎都为着工作忙，我们见面也只是限于公事而已。有时我单独去看他，也是采访新闻。不过，在这段期间，我们渐渐地稔熟了，大家也偶尔谈及生活方面的小事情，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那时陈将军有秘书，会画漫画，他为我作速写，可是不太象，让陈将军看

见，他说：“这张像片就送给我吧。”我说：“不好，太丑了，改天送你象样的。”时适有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拍了一照，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照相，如今尚留着做纪念。

1945年夏，抗战结束前两月，陈将军因与美国国务院闹意见，反对他们的对华政策，毅然辞职返国。云南人把陈将军当作他们的恩人，因为自从飞虎队抵华后，日机不敢再来轰炸了。昆明的欢送大会是空前绝后的，差不多政府各单位都出动了。记得这盛会是在市府的大礼堂举行的，据计算参加的人数在一千人以上，站在门外街道上观热闹的还不算，大会上，自龙云以下都先后发表演辞，对于陈将军对中国对云南的贡献衷心地感谢，并希望他再回到中国来。

十四航空队举行的欢送晚会很有意思，陈将军很随便地和与会来宾谈话，空气非常和谐，可是又充满了惜别的气氛，大家都希望和这位告退的飞虎将军谈一两句惜别和祝福的话，因此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机会在一起。十点已过，我准备走了，陈将军走过来说：“你不和我握手就准备走了吗？”我这个平时那么会说话的人，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答，同时又觉得四周的人都在注意我们，不易脸红的我竟然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刹间，我们两人似乎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情感在作怪，突然发觉自己在热爱着对方，两三年来，常常见面毫无感觉，一旦发现心底的深情时，我们竟要分别了！

陈将军并不是一个很会逢迎女人的人，我不说话，他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你还准备再回来吗？”话说出口，又觉得这句话似乎情感

的成分太重了。其实，一个新闻记者问这个问题本是很平常的事，在平时，我不是也常常很随便地发问吗。可是，因为今天我们两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内心，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下竟然手足无措了。

抗战胜利后我也离开昆明，转到上海工作。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人，而且还有几个感情甚好的朋友，可是心中无甚思念，日子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打发过去。圣诞节前，我得到陈将军返华的消息，我想起了我们在众人面前说不出话的那种窘态，连到机场去接他的勇气都没有。晚间，他邀我吃晚餐，在座的还有前任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鲁克斯将军和几个朋友，他们对于他的再临都表示欢迎。席终已十点多了，我就想先告辞。陈将军说：“等一会儿客人走了，我送你回家好了。”于是我只得留下，客散后，陈将军说：“你坐一下好吗？”于是我坐下，大家又是好一阵的沉默。

我说：“你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时期吗？”

他说：“不，我很快就要回美国去，不过我将再回来，而在我离开之前，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想要你答应我的婚事，那么明春我回来时，我们就可以结婚。”他说这些话时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而我则更是不知应当怎样回答了。

记得当时我曾说道：“我们大家了解不深，怎可以顷刻之间就谈到结婚的问题呢？”

他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爱你，我不敢对你表示，因为我还有太太。如今我已获得恋爱的自由，我希望有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为了被爱而去爱的是人，可是为了爱而去爱的则是天

使。我是一个人，我能爱天使么？

三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几道《鹧鸪天》

新闻圈中当时已盛传我们相恋的事，我自然不承认，因为我那时实在不能有所决定。我对于陈将军爱我的盛情除了表示感激之外，暂时只想和他做一个好朋友，而且借此可以使我们大家更多机会认识。圣诞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陈将军约我到家中度节，我没有答应。他那时和友人魏劳尔夫妇同住，我想到古人“亲嫌反疏”的汗言，不想在这团圆的节日和他见面。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一瓶法国香水，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人”。我看见这行小字后，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所止。

新年过后，陈将军再度返美，约期一二月内归来。我与他相处之时，如对良师，如对密友，心平气和；可是每次听到分离的字句时，竟有说不出的惆怅，顷刻之间，一日如年，天地异色。别前一日，我们驾车出游。

陈将军说：“我此去为时甚暂，一俟离婚的最后手续办妥即可归来，我希望你对我的要求有一个肯定的答复。”

我说：“我们相知未深，还是让我从长考虑吧。”

他就这样地离开了，才相逢，又复忆相逢；别后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念他。白天，我数着日子，计算着他的归程；晚上，我梦着他，从一个梦，又转到别一个梦，一点新